



中华传统都市文化丛书

总主编 杨晓霁

传统信仰与城市生活

城隍

孙京荣
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
LANZHOU UNIVERSITY PRESS



中华传统都市文化丛书

总主编 杨晓霁

传统信仰与城市生活



城隍

孙京荣 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
LANZHO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统信仰与城市生活：城隍 / 孙京荣著. -- 兰州：
兰州大学出版社，2015.5

(中华传统都市文化丛书 / 杨晓霭主编)

ISBN 978-7-311-04743-6

I. ①传… II. ①孙… III. ①信仰—民间文化—研究—中国 IV. ①B93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06412号

策划编辑 梁建萍
责任编辑 梁建萍 杨洁
封面设计 郇海

书 名 传统信仰与城市生活：城隍
作 者 孙京荣 著
出版发行 兰州大学出版社 (地址：兰州市天水南路222号 730000)
电 话 0931-8912613(总编办公室) 0931-8617156(营销中心)
0931-891429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http://www.onbook.com.cn>
电子信箱 press@lzu.edu.cn
印 刷 兰州德辉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 mm×1020 mm 1/16
印 张 16.25
字 数 261千
版 次 2015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11-04743-6
定 价 29.00元

(图书若有破损、缺页、掉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

总序

——都市文化的魅力

杨晓霭

关于城市、都市的定义,人们从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地理、历史等不同角度所做的解释已有三十多种。从城市社会学的历史视角考察,城市与都市在概念上的区别就是,都市是人类城市历史发展的高级空间形态。在世界城市化发展进程已有两百多年历史的今天,建设国际化大都市俨然成为人们最为甜美的梦。这正是本丛书命名为“都市文化”的初衷。

什么是都市文化,专家们各执己见。问问日复一日生活在都市中的人们,恐怕谁也很难说得清楚。但是人们用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来形容,说现代都市就像一口“煮开了的大锅”——沸腾?炽烈?流光溢彩?光怪陆离?恐惧?向往?好奇?神秘?也许有永远说不明白的滋味,有永远难以描摹的情境!无论怎样,只要看到“城市”“都市”这样的字眼,从农耕文明中生长、成长起来的人们,一定会有诸多的感叹、赞许。这种感叹、赞许,渗透在人类的血脉中,流淌于民族历史的长河里。

一、远古的歌唱

关于“都”“城”“市”,翻开词典,看到的解释,与人们想象的一样异彩纷呈。摘抄几条,以资参考。都[dū]:(1)古称建有宗庙的城邑。之所以把建有宗庙的城邑称为“都”,是因为它地位的尊贵。(2)国都,京都。(3)大城市,著名城市。城[chéng]:(1)都邑四周的墙垣。一般分两重,里面的叫城,外面的叫郭。城字单用时,多包含城与郭。城、郭对举时只指城。(2)城池,城市。(3)犹“国”。古代王朝领地、诸侯封地、卿大夫采邑,都以有城垣的都邑为中心,皆可称城。(4)唐要塞设守之处。(5)筑城。(6)守卫城池。市[shì]:(1)临时或定期集中一地进行的贸易活动。(2)指城市中划定的贸易之所或商业区。(3)泛指城中店铺较多的街道或临街的地方。(4)集镇,城镇。(5)现





代行政区划单位。(6)泛指城市。(7)比喻人或物类会聚而成的场面。(8)指聚集。(9)做买卖,贸易。(10)引申指为某种目的而进行交易。(11)购买。(12)卖,卖出。把“都”“城”“市”三个字的意义结合起来,归纳一下,便会看到中心内容在“尊贵”“显要”“贸易”“喧闹”,由这些特点所构成的城市文化、都市文化,与乡、野、村、鄙,形成鲜明对照。而且对都、城、市之向往,源远流长,浸润人心。在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我们就聆听到了这样的歌唱:

文王有声,迺骏有声。迺求厥宁,迺观厥成。文王烝哉!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文王烝哉!
筑城伊洺,作丰伊匹。匪棘其欲,迺追来孝。王后烝哉!
王公伊濯,维丰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维翰。王后烝哉!
丰水东注,维禹之绩。四方攸同,皇王维辟。皇王烝哉!
镐京辟雍,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皇王烝哉!
考卜维王,宅是镐京。维龟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
丰水有芑,武王岂不仕?诒厥孙谋,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这首诗中,文王指周王朝的奠基者姬昌。崇为古国名,是商的盟国,在今陕西省西安市沔水西。丰为地名,在今陕西省西安市沔水以西。伊,意为修筑。洺通“洺”,指护城河。匹,高亨《诗经今注》中说:“匹,疑作皃,形近而误。皃是貌的古字。貌借为庙。”辟指天子,君主。镐京为西周国都,故址在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南沔水东岸。周武王既灭商,自酆徙都于此,谓之宗周,又称西都。芑通“杞”,指杞柳,是一种落叶乔木,枝条细长柔韧,可编织箱筐等器物,也称红皮柳。翼子的意思是,翼助子孙。全诗的大意是:

文王有声望,美名永传扬。他为天下求安宁,他让国家安泰盛昌。
文王真是我们的好君王!

文王遵照上天指令,讨伐四方建立武功。举兵攻克崇国,建立都城丰邑。文王真是我们的好君王!

筑起高高的城墙,挖出深深的城池,丰邑都城里宗庙高耸巍巍望。不改祖宗好传统,追效祖先树榜样。文王真是我们的好君王!

各地公爵四处侯王,犹如丰邑的垣墙。四面八方来归附,辅佐君王成大业。文王真是我们的好君王!

丰水向东浩浩荡荡,治水大禹是榜样。四面八方来归附,武王君主承先王。武王真是我们的好君王!

镐京里建成辟雍,礼乐推行,教化宣德。从西方向东方,从南面往

北面,没有人不服从我周邦。武王真是我们的好君王!

占卜测问求吉祥,定都镐京好地方。依靠神龟正方位,武王筑城堪颂扬。武王真是我们的好君王!

丰水边上杞柳成行,武王难道不问不察?心怀仁义留谋略,安助子孙享慈爱。武王真是我们的好君王!

研究《诗经》的专家一致认为,这首《文王有声》歌颂的是西周的创业主文王和建立者武王,清人方玉润肯定地说:“此诗专以迁都定鼎为言。”(《诗经原始》)文、武二王完成统一大业的丰功伟绩,在周人看来,最值得颂扬的圣明之处就是“作邑于丰”和“宅是镐京”。远在三千多年前的上古,先民们尚处于半游牧、半农耕的生活时期,居无定所,他们总是在耗尽了当地的资源之后,再迁移到其他地方。比如夏部族不断迁徙,被称作“大邑”的地方换了十七处;继夏而起的商,五次迁“都”,频遭乱离征伐之苦。因此,能否建“都”定“都”,享受稳定安逸的生活,成了人民的殷切期望。商朝时“盘庚迁殷”,“百姓由宁”,“诸侯来朝”,传位八代十二王,历时273年,成为历史佳话。正是在长期定居的条件下,兼具象形、会意、形声造字特点的甲骨文出现。文字的发明和使用,使“迁殷”的商代生民率先“有典有册”,引领“中国”跨入文明社会的门槛。而西周首都镐京的确立,被看成是中国远古王朝进入鼎盛时期的标志。“维新”的周人,在因袭殷商文化的同时,力求创新,“制礼作乐”,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基础。周平王的迁都洛邑,更是揭开了春秋战国的帷幕,气象恢宏的“百家争鸣”,孔子、老子、庄子等诸子学说的创立,使华夏文化快速跃进以至成熟质变,迈步走向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

一个都城的建设,凝聚着智慧,充满着憧憬。《周礼·冬官·考工记》曰:“匠人建国,水地以悬,置槷以悬,眡以景。为规识日出之景与日入之景,昼参诸日中之景,夜考之极星,以正朝夕。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周礼注疏》,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第927页)意思是说,匠人建造都城,用立柱悬水法测量地平,用悬绳的方法设置垂直的木柱,用来观察日影,辨别方向。以所树木柱为圆心画圆,记下日出时木柱在圆上的投影与日落时木柱在圆上的投影,这样来确定东西方向。白天参考正中午时的日影,夜里参考北极星,以确定正南北和正东西的方向。匠人营建都城,九里见方,都城的四边每边三门。都城中有九条南北大道、九条东西大道,每条大道可容九辆车并行。王官门外左边是宗庙,右边是社稷坛;帝王正殿的前面是接见官吏、发号施令的地方——朝廷,后面是集合众人的市朝。每“市”和每“朝”各



总序

都市文化的魅力



有百步见方。如此周密的都城体系建构,不能不令人心生敬仰。考古学家指出:“三代虽都在立国前后屡次迁都,其最早的都城却一直保持着祭仪上的崇高地位。如果把那最早的都城比喻作恒星太阳,则后来迁徙往来的都城便好像是行星或卫星那样围绕着恒星运行。再换个说法,三代各代都有一个永恒不变的‘圣都’,也各有若干迁徙行走的‘俗都’。‘圣都’是先朝宗庙的永恒基地,而‘俗都’虽也是举行日常祭仪所在,却主要是王的政治、经济、军事的领导中心。”(张光直:《考古学专题六讲》,文物出版社,1986年版,第110页)由三代都城精心构设的“规范”“规格”,不难想象上古时代人们对“城”的重视,以及对其赋予的精神寄托和文化意蕴。“西周、春秋时代,天子的王畿和诸侯的封国,都实行‘国’‘野’对立的乡遂制度。‘乡’是指国都及近郊地区的居民组织,或称为‘郊’。‘遂’是指‘乡’以外农业地区的居民组织,或称为‘鄙’或‘野’。居住于乡的居民叫‘国人’,具有自由民性质,有参与政治、教育和选拔的权利,有服兵役和劳役的责任。当时军队编制是和‘乡’的居民编制相结合的。居于‘遂’的居民叫‘庶人’或‘野人’,就是井田上服役的农业生产者。”(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0页)国畿高贵,遂野鄙陋,划然分明。也许就是从人们精心构设“都”“城”的时候开始,“城”与“乡”便有了巨大的差异,“城里人”和“乡里人”就注定要有不同的命运。于是,缩小城乡差别,成为中国人永久的梦想。

二、理想的挥洒

对都市的向往,挥动生花妙笔而纵情赞美的,莫过于汉、晋的辞赋家。翻开文学发展史,《论都赋》《西都赋》《东都赋》《西京赋》《东京赋》《南都赋》《蜀都赋》《吴都赋》《魏都赋》……一篇篇铺张扬厉的都城大赋,震撼人心,炫人耳目。总会让人情不自禁地要披卷沉思,生发疑问:这些远在两千年前的文人骚客,为什么要如此呕心沥血?其实答案很简单,人们太喜欢都市了。

“都”居“天下之中”,这是就国都、都城而言。即使不是国都之“都城”“都市”,又何尝不在人们的理想之“中”。都城的繁华、富庶、豪奢、享乐,哪一样不动人心魄、摄人心魂?而要寄予这份“享受”,又怎能绕得开城市?请看班固《西都赋》的描摹:

建金城而万雉,呀周池而成渊。披三条之广路,立十二之通门。内则街衢洞达,闾阎且千,九市开场,货别隧分。入不得顾,车不得旋,闾城溢郭,旁流百廛。红尘四合,烟云相连。于是既庶且富,娱乐无疆。都人士女,殊异乎五方。游士拟于公侯,列肆侈于姬姜。

意思是说，“皇汉”经营的西都长安，城墙坚固得如铜铁所铸，高大得达到了万雉。绕城一周的护城河，挖成了万丈深渊。开辟的大道，从三面城门延伸出来，东西三条，南北三条，宽阔畅达。建立的十二门，与十二地支相应，展现出昼夜十二时的畅通无阻。城内大街小巷，四通八达，住户人家几乎近千。大道两旁，“九市”连环，商店林立，铺面开放。各种各样的货物，分门别类，排列在由通道隔开的各种销售场所。购物的人潮涌动，进到市场，行走其间，人人难以回头观看，车辆更是不能回转。长长的人流，填塞城内，一直拖到城外，还分散到各种店铺作坊，处处比肩。扬起的红尘，在四方升腾，如烟云一般弥漫。整个都城，丰饶富裕，欢娱无边。都市中的男男女女，与东南西北中各地的人完全不同。游人的服饰车乘可与公侯比美，商号店家的奢华超过了姬姓姜姓的贵族。

与班固西都、东都两赋的聘辞相比，西晋左思赋“三都”（《魏都赋》《吴都赋》《蜀都赋》），产生了“洛阳纸贵”的都城效应。“三都赋”在当时的传播，有皇甫谧“称善”，“张载为注《魏都》，刘逵注《吴》《蜀》而序”，“陈留卫权又为思赋作《略解》而序”，“司空张华见而叹”，陆机“绝叹伏，以为不能加也，遂辍笔”不再赋“三都”。唐太宗李世民及其重臣房玄龄等撰《晋书》，于文苑列传立左思传，共830余字，用640余字赞叹左思“三都赋”及《齐都赋》之“辞藻壮丽”。“不好交游，惟以闲居为事”的左思，名扬京城，让有高誉的皇甫谧“称善”，让“太康之杰”的陆机“叹服”“辍笔”，让居于司空高位的张华感叹，让全洛阳的豪贵之家竞相传写，这一切与其说是感叹左思的才华，不如说是人们对“魏都之卓犖”、吴都“琴筑并奏，笙竽俱唱”，蜀都“出则连骑，归从百两”的向往与艳羨。都市的富贵荣华、欢娱闲荡，太具有吸引力了！可以想象，当“大手笔”们极尽描摹之能事，炫耀都城美丽、都市欢乐图景的时候，澎湃的激情中洋溢着对都市生活多么深情的憧憬。自古以来，都城便与“繁华”“豪奢”联系在一起，城市生活成了“快活”“享乐”的代名词。北宋都市生活繁华，浪迹汴京街巷坊曲的柳三变，“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一度“奉旨填词”，其词至今尚存210余阙。“针线闲拈伴伊坐”，固然使芳心女儿神往陶醉；“杨柳岸晓风残月”，无时不令人心旌摇曳；而让金主“遂起投鞭渡江之志”的还是那“钱塘自古繁华”：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嶂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



总序

都市文化的魅力



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柳永挥毫歌颂“三吴都会”的钱塘杭州：东南形胜，湖山清嘉，城市繁荣，市民殷富，官民安逸。“夸”得词中人物精神抖擞，“夸”得词人自己兴高采烈。北宋末叶在东京居住的孟元老，南渡之后，常忆东京繁盛，绍兴年间撰成《东京梦华录》，其间的描摹，与柳永的歌唱，南北映照。孟元老追述都城东京开封府的城市风貌，城池、河道、官阙、衙署、寺观、桥巷、瓦舍、勾栏，以及朝廷典礼、岁时节令、风土习俗、物产时好、街巷夜市，面面俱到。序中的描摹，令人越发想要观赏那盛名不衰的《清明上河图》。

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伎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瞻天表则元夕教池，拜郊孟享。频观公主下降，皇子纳妃。修造则创建明堂，冶铸则立成鼎彝。观妓籍则府曹衙罢，内省宴回；看变化则举子唱名，武人换授。仆数十年烂赏叠游，莫知厌足。

“侈奢则长人精神”，一语道破了“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之底气，“烂赏叠游，莫知厌足”之纵情。市场上陈列着珠玉珍宝，家橱里装满了绫罗绸缎，当大家都比着赛着要“炫富”时，每个人该是何等的精神焕发，又是何等的意气洋洋？幻化自古繁华之钱塘，想象太平日久之汴都，试看今日之天下，何处不胜“汴都”，到处都似“钱塘”。纵班固文贍，柳永曲宏，霓虹灯下的曼妙，何以写得明白，唱得清楚？

三、“城”“乡”的激荡

(一)乡里人的城市感觉

乡里人进城，感觉当然十分丰富。对这份“感觉”的回忆，令人蓦然回首。我有过一个短暂而幸福的童年。留在记忆深处的片断里，最不能抹去，时时涌现脑海的，就是穿着一身新衣，打扮得光鲜靓丽，牵着姐姐的手，“到街上去”。每到这个时候，总会听到这样的问：“到哪里去？”“到街上去。”“啊，衣裳怎么那么好看呢！颜色亮得很啊！”答话的总是姐姐，看衣服的总是我。我总会用最喜悦的眼光看问话的人，用最自豪的动作扭扭捏捏地扯



一扯自己的衣角,再低下头看看鞋袜。接着还会听到一句夸奖:“哟,鞋穿得怎么那么合适呢,是最时兴的啊!”于是“到街上去”就和崭新的衣服、新款的鞋袜连在一起。这也是我这个乡里人最早对“城市”的感觉。牵着姐姐的手到街上,四处“逛”来“逛”去,走得昏头昏脑,于是真正到了“街上”的情形反而没有多少欢乐或痛苦了。和母亲“到街上”,是去看戏。看戏对母亲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母亲看戏是为了服从“家长”的安排,而她最担心的还是城里人会说是“乡棒”。留给母亲的还有一点“不高兴”,就是母亲去看戏总要抱着我,是个“负担”。当我被抱着看戏的时候,戏是什么不知道,看的只是妈妈的脸。看她长长的睫毛、大大的眼睛、棱棱的鼻子、白皙的皮肤。再长大一点,就是看戏园子。朦胧的感觉只是人多啊人真多啊,接着是挤呀挤,在只能看见人的衣服、人挪动着腿的昏暗中,也随着大流迈动自己的脚。如此而已!真正成人了,似乎才懂得了母亲的感受。

曾读过日本人小川和佑著的《东京学》,有一节题作:“东京人都很聪明却心肠很坏……”。而且这个小标题,犹有意味地还加上了一个省略号。为什么会有这个结论,作者分析说:“如果为东京人辩护,这并不是说唯独东京人聪明而心肠坏,那是因为过去只知道在闭锁式共同体内生活的乡下到东京来的人,一味地只在他们归属的共同体之逻辑里思维和行动的缘故。这时候,对方当然企图以过密空间之逻辑将之击败。”(小川和佑:《东京学》,廖为智译,台北一方出版,2002年版)这个反省是深刻的。乡里人进城,回到乡里,最为激烈的反映,恐怕就是说,城里人很坏,那个地方太挤了。我曾经在大都市耳闻目睹过城里人对乡里人的态度,尤其是当车轮滚滚、人流涌动的“高峰”时段。这时候,所有的人,或跑了一天正饿着,或忙了一天正累着。住在城里的想要回家歇息,进城来的人想要找个地方落脚。于是,谁看见谁都不顺眼。恶狠狠地瞪一眼,粗声粗气地骂几句。“城”与“乡”的差别,在这个时候就表现得最明显了。但是,无论怎样的不愉快,过城里人的生活,是乡村人永远的梦;过城里人的生活,可谓在许多乡里人追求生活的终极目标。

20世纪80年代伊始,小说家高晓声发表了中篇小说《陈奂生上城》,把刚刚摘掉“漏斗户主”帽子的陈奂生置于县招待所高级房间里,也即将一个农民安置到高档次的物质文明环境中,以此观照,陈奂生最渴望的是希望提高自己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总想着能“碰到一件大家都不曾经历的事情”。而此事终于在他上城时碰上了:因偶感风寒而坐上了县委书记的汽车,住上了招待所五元钱一夜的高级房间。在心痛和“报复”之余,“忽然心



里一亮”，觉得今后“总算有点自豪的东西可以讲讲了”，“精神陡增，顿时好像高大了许多”。高晓声惟妙惟肖的描写，一针见血，揭示的正是“乡里人”进城的最大愿望，即“希望提高自己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中国乡村人的生活，真的是太“土”了。著名诗人臧克家有一首最为经典的小诗，题作《三代》，诗云：“孩子，在土里洗澡；爸爸，在土里流汗；爷爷，在土里葬埋。”仅用二十一个字，浓缩了乡里人一生与“土”相连的沉重命运。比起头朝黄土背朝天的乡里人的“土”，城里人被乡里人仰望着称为“洋”；比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忙忙碌碌，永无休闲的乡里人，城里人最为乡里人羡慕的就是“乐”。为了变得“洋气”，为了不那么苦，有一点“乐”，乡里人花几代人的本钱，挣扎着“进城”。

（二）城里人的城市记忆

我曾从陇中的“川里”到了陇南的“山里”，又从陇南的“山里”到了省城的“市里”，在不断变换的旅途中，算一算，大大小小走过了近百个城市，而且还有幸出国，到了欧洲、非洲的一些城市。除生活了三十多年的省城，还曾在北京住了一年，在扬州住了两年，在上海“流动”五个年头，在土耳其的港口城市伊斯坦布尔住了一年半，在祖国宝岛台湾的台中市住了四个月零一周。每一座城市都以其独特的“风格”展示着无穷的魅力，也给我留下了许多难以忘怀的记忆。当我试着想用城里人的感觉来抒写诸多记忆的时候，竟然奇迹般地发现，城里人的城市记忆，也如同乡里人进城一样的复杂。于是，只好抄一些“真正”的城里人所写的城市生活和城市记忆。张爱玲出生在上海公共租界的一幢仿西式豪宅中，逝世于美国加州洛杉矶西木区罗彻斯特大道的公寓，是真正的城里人。她在《公寓生活记趣》中写城市生活，说她喜欢听市声：

我喜欢听市声。比我较有诗意的人在枕上听松涛，听海啸，我是非得听见电车响才睡得着觉的。在香港山上，只有冬季里，北风彻夜吹着常青树，还有一点电车的韵味。长年住在闹市里的人大约非得出了城之后才知道他离不了一些什么。城里人的思想，背景是条纹布的幔子，淡淡的白条子便是行驶着的电车——平行的，匀净的，声响的河流，汨汨流入下意识里去。

“市声”的确是城市独有的“风景”，也是城里人最易生发感叹的“记忆”。胡朴安编集《清文观止》，收录了一篇清顺治、康熙年间沙张白的《市声说》。沙张白笔下的“市声”，那就不仅仅是“喜欢”不“喜欢”了。他从鸟声、

兽声、人声写到叫卖声、权势声，最终发出自己深深的“叹声”。城市啊，也是百般滋味在心头。

比起市声，最最不能抹去的城市记忆，恐怕就是“街”。一条条多姿多彩的“街”，是一道道流动的风景区，负载着形形色色的风情，讲述着一个个动人的故事，呈现着各种各样的文化。潘毅、余丽文编的《书写城市——香港的身份与文化》，收录了也斯的《都市文化·香港文学·文化评论》一文，文章对都市做了这样的概括：“都市是一个包容性的空间。里面不止一种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价值标准，而是有许多不同的人、生活方式和价值标准。就像一个一个橱窗、复合的商场、毗邻的大厦，不是由一个中心辐射出来，而是彼此并排，互相连接。”“都市的发展，影响了我们对时空的观念，对速度和距离的估计，也改变了我们的美感经验。崭新的物质陆续进入我们的视野，物我的关系不断调整，重新影响了我们对外界的认知方法。”读着这些评论的时候，我的脑海里如同上演着一幕幕城市的黑白电影，迅雷般的变迁，灿烂夺目，如梦如幻。

都市是一种历史现象，它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又是人类文化发展的象征。研究者按都市的主要社会功能，将都市分为工业都市、商业都市、工商业都市、港口都市、文化都市、军事都市、宗教都市和综合多功能都市等等。易中天《读城记》里，叙说了他所认识的政治都城、经济都市、享受都市、休闲都市的特点。诚然，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个性，都有自己的风格，但与都市密切关联着的“繁荣”“文明”“豪华”“享乐”，对任何人都充满诱惑。“都市生活的好处，正在于它可以提供许多可能。”相对于古代都市文化，现代形态的都市文化，通过强有力的政权、雄厚的经济实力、便利的交通运输、快捷的信息网络、强大的传媒系统，以及形形色色的先进设施，对乡镇施加着重大的影响，也产生着无穷的、永恒的魅力。

四、都市文明的馨香

自古以来，乡里人、城里人，在中国文化里就是两个畛域分明的“世界”，因此，缩小城乡差别，决然成为新中国成立后坚定的国策，也俨然成为国家建设的严峻课题。改革开放的东风吹醒催开了一朵娇艳的奇葩，江苏省淮阴市的一个小村庄——华西村，赫然成为“村庄里的都市”，巍然屹立于21世纪的曙光中。“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让中国千千万万个村庄发展成为“村庄里的都市”，这是人民的美好愿望。千千万万个农民，潮水般涌入城市，要成为“城里人”。千千万万个城市，迎接了一批又一批“乡亲”。两股潮水汇聚，潮起潮落，激情澎湃！如何融入城市，建设城市？怎样接纳“乡亲”，





共同建设文明？回顾历史，这种汇聚，悠久而漫长，已然成为传统。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文化发展为了人民，文化发展依靠人民。如何有力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高人民文化素养，推动全民精神文明建设，是关乎民族进步的千秋大业。虽然有关文化的书籍层出不穷，但根据一个阶层、一个群体的文化特点，有针对性地进行文化素质培养，从而有目的地融合“雅”“俗”文化，较快地提高社区文明层次，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乡人的频繁往来，大数量的人群流动，尤其如“农民工”“打工妹”等大批农民潮水般地进入城市，全国城乡差别大大缩小。面对这样的现实，如何让城里人做好榜样，如何让农村人迅速融入城市生活，在文化层面上给他们提供必要的借鉴，已是刻不容缓的任务，文化工作者责无旁贷。这也正是“中华传统都市文化丛书”编辑出版的必要性和时效性。随着网络的全球化覆盖，世界已进入“地球村”时代，传统意义上的“城市”，已经不是都市文明建设的理想状态，在大都市社会中逐渐形成并不断扩散的新型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不仅直接冲毁了中小城市、城镇与乡村固有的传统社会结构与精神文化生态，同时也在全球范围内对当代文化的生产、传播与消费产生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可以说，城市文化与都市文化的区别正在于都市文化所具有的国际化、先进性、影响力。为此，“中华传统都市文化丛书”构设了以下内容：

传统信仰与城市生活：城隍

服饰变化与城市形象：服饰

饮食文化与城市风情：饮食

高楼林立与城市空间：建筑

交通变迁与城市发展：交通

传统礼仪与城市修养：礼仪

语言规范与城市品位：雅言

歌舞艺术与城市娱乐：歌舞

全丛书各册字数约25万，形式活泼，语言浅显，在重视知识性的同时，重视可读性、感染力。书中述写围绕当代城市生活展开，上溯历史，面向当代，各册均以“史”为纲，写出传统，联系现实，目的在于树立文明，为都市文化建设提供借鉴。如梦如幻的都市文化，太丰富，太吸引人了！这里撷取的仅仅是花团锦簇的都市文明中的几片小小花瓣，期盼这几片小小花瓣洋溢

着的缕缕馨香浸润人们的心田。

我们经常在想什么是文明,人何以有修养?偶然从同事处借到一本何兆武先生的《上学记》,小引中的一段话,令人茅塞顿开。撰写者文靖说:“我常常想,人怎样才能像何先生那样有修养,‘修养’这个词,其实翻过来说就是‘文明’。按照一种说法,文明就是人越来越懂得遵照一种规则生活,因为这种规则,人对自我和欲望有所节制,对他和社会有所尊重。但是,仅仅是懂得规矩是不够的,他又必须有超越此上的精神和乐趣,使他表现出一种不落俗套的气质。《上学记》里面有一段话我很同意,他说:‘一个人的精神生活,不仅仅是逻辑的、理智的,不仅仅是科学的,还有另外一个天地,同样给人以精神和思想上的满足。’可是,这种精神生活需要从小开始,让它成为心底的基石,而不是到了成年以后,再经由一阵风似的恶补,贴在脸面上挂作招牌。”顺着文靖的感叹说下来,关于精神生活需要从小开始的观点,我很同意,精神修养真的是要在心底扎根,然后萌芽、成长,慢慢滋润,才能成为一种不落俗套的气质。我们期盼着……

2015年元旦



总序

都市文化的魅力

引言

在人类生存发展的漫长历史岁月中,作为生存的第一需要与必须选择,人类从衣、食、住、行诸方面与大自然进行了坚苦卓绝的斗争,既推进着自身的文明与进化,又创造和丰富了迄今以来地球上最为辉煌而伟大的文明。其中对居住空间与环境的探索与改造,堪称人类所取得的最卓越成就之一,城市就是这一成就美妙绝伦的代表性作品,对人类文明发展与进步起到了重大乃至决定性的作用。

在人类起初进化发展的很长一段时期内,由于生产力的低下,主要以巢居和穴居方式生存。随着穴居规模的不断扩大和生活水平的改善,人们逐渐学会了搭建一些简单的窝棚,并且逐步脱离了上树巢居的居住方式,将自己的根牢牢地扎入大地。后来火的发现与运用,更是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和改善。人们从原始时期分散而居的形态开始聚集,形成了规模较大的部落,萌发出依城而居的雏形和理念。在城市不断向平面和立体拓展的历程中,空间范围被不断扩大,质量容积被不断刷新,管理模式也在不断发生更新与变化,现代化程度愈来愈高,人们生活的舒适度和幸福度也与日俱增。

城在古代,其大小、高低、人口数量等都有相当严格的规定。以都城而言,它是随着早期国家的建立而产生的。从西安半坡遗址和临潼姜寨遗址可以看出,在距今大约五六千年的仰韶文化时期,为了适应群居生活的需要,原始村落已经具有了明显合理的设计布局。而为了防备凶猛野兽的突然袭击,人们开始自觉地开挖环绕村落的壕沟,作为防御设施。到了距今四五千年的龙山文化时期,由于各个部落之间经常发生彼此间互相掠夺的战争,为防备敌人的进攻,各个部落都开始以城墙作为防御工程,最原始的城





堡由此诞生。而原始的城堡既是城郡的萌芽,又是早期都城的起源。随着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国家产生,城市形成,作为统治中心的都城也应运而生。原始时期的城堡虽具有初级的防御作用,但由于生产力的低下,规模往往都相当小。从周代开始,随着社会的进步,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不断得到改进,生产力水平得到大幅度提升,各地经济逐渐发展,人口也相应地渐次增加,城市从规模到布局都开始了一个不断扩张与完善的过程。至周平王时,已经出现了诸如齐国的临淄(今山东省淄博市东北)、晋国的绛(今山西省翼城县东南)、楚国的郢(今湖北省江陵县西北)、鲁国的曲阜(今山东省曲阜市)、郑国的新郑(今河南省新郑市)、吴国的吴(今江苏省苏州市)、越国的会稽(今浙江省绍兴市)、秦国的雍(今陕西省凤翔县东南)、宋国的商丘(今河南省商丘市南)等著名的都城。至战国时期,都城的建筑布局及规模更是有了长足的进步,城垣建筑的技术愈加成熟,城墙的高度与厚度也出现了增长的趋势。随着城郭整体面积的逐渐扩大与拓宽延伸,城垣的各种配套基础设施也逐渐趋于完善和丰富,出现了隍池、雉堞、城阙、城楼、闸门和吊桥等建筑物,同时城内还保留有相当数量的农业人口和可供耕种的农田土地。城市所担负的具体功能,也由单一的政治和军事中心,变成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多种用途综合一体化的集成型中心。在君主所居住的都城内,不但具有规模与面积都相当庞大的手工业作坊区和商业交易区,而且还在一些都城相继出现了特别设置的文化教育区。有的都城,城区内人口已经达到了几十万的规模。自秦始皇结束春秋战国以来诸侯长期割据混战的局面,建立起以咸阳为首都的幅员辽阔的统一国家秦王朝起,中国历史进入了长达两千年的漫长而稳定的封建时代。随着秦王朝的灭亡,后来的各个封建王朝兴衰更替,统一与分裂交相出现,处于中原地带的各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也在不断地摩擦冲突中相互融合,城市的发展大致也是随之兴败,但基本的趋势却是规模愈来愈大,功能愈加完善,人口愈加众多。而在城市的布局上,则以号称“五大古都”的西安、洛阳、开封、北京和南京作为华夏版图上最为重要的古代都市,与分布在全国各地数量众多星罗棋布的中小城市一起,组成了中国版图上的各个重要的地理坐标,也成为特定区域政治与军事机构的常设之地,并且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发展进程中起到了驱动器的作用。

中国城郡的发展,从产生之日起,就以军事上的防御护卫和为人们提供坚实的保障庇护为首要目的,而尤以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功用作为其最主要的功能。现存国内的早期古城,虽留存下了一批遗址,但由于规模都比较

小,很难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城郡。一般来说,商代可以视为中国古代城郡发展的开端。现今保存的比较典型的城郡遗址都已具备了相当的规模,而且在形制方面也具有了固定的特征与范式。到了周代,城市建设的规模和功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扩大与增强,尤其是东周之后,更是开启了后代城市发展的新起点。

城郡最早来源于古代东西方普遍存在过的采邑制。所谓“采邑”,也称“采地”“封地”“食邑”,是指古代一国的国君特别封赐给卿大夫并作为世袭俸禄的田邑。在封建社会,凡是君主赏赐给亲信、贵族和臣属的土地,都包括在此范围的土地上生存的农民。受到这种特别赏赐的人必须要效忠君主,并且承担向上进贡物品钱粮和在发生战事时提供兵员的义务;他们对自属采邑中的百姓具有管辖权,并向百姓课征租税。这种制度最初仅仅局限于受赏赐者自身终身占有,后来逐渐变成了家族式的世袭继承。在古代中国,采邑制盛行于周朝。朝廷的卿大夫在采邑内既有统治管理权,又对国君承担起平时进贡、战时出兵的义务。采邑为世袭制,一般由嫡亲长子继承。封邑的大小按照实际控制下的拥有户数计算。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兼并日趋激烈,对卿大夫的采邑也产生了动摇作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确立了郡县制。接受封爵的人,主要是当时在战场上取得军功的臣子,虽然依旧有封邑的存在,但这些被封的人却在自己的封邑内没有统治管辖权,只是以所征地方的赋税作为自己的俸禄。在西欧,这种制度最初是由法兰克王国宫相查理·马特在任期间实施。在此之前,土地都是无条件地进行分赠的。而采邑制则将土地及其所属的农民全部分封给有功劳的人,以服兵役为条件,供其终身享用,但是规定不能世袭。到了其子矮子丕平时,却把大部分土地都当作采邑分封给了臣下。查理大帝也把在战争中通过掠夺得来的大量土地分封给手下有功勋的将领,一时间采邑遍及全国各地。英国则从威廉一世起就开始实行这种制度,规定每个采邑供养一名骑士,无偿为国王服兵役。此后,国王手下的大封建主们也都把自己的土地作为采邑纷纷分封给下属,而这些下属又效仿上司再次将土地作为采邑向下分封,从而形成了一个以土地为纽带的领主与下属之间的关系。这样,领主既要担负起保护下属土地的职责,而下属也有义务为领主服务效劳,尤其是承担起为领主征伐作战的重任。采邑制对提高一个国家的战斗力很有帮助。通过这种设计,逐渐形成了一整套从国王、公爵、侯爵、伯爵、子爵、男爵到骑士的封建等级制度。采邑内的封建主具有特权,即在自己的土地内享有完全的行政、司法、军事和财政大权。随着其后逐渐成为世袭领地,至11世纪,采邑制基本

